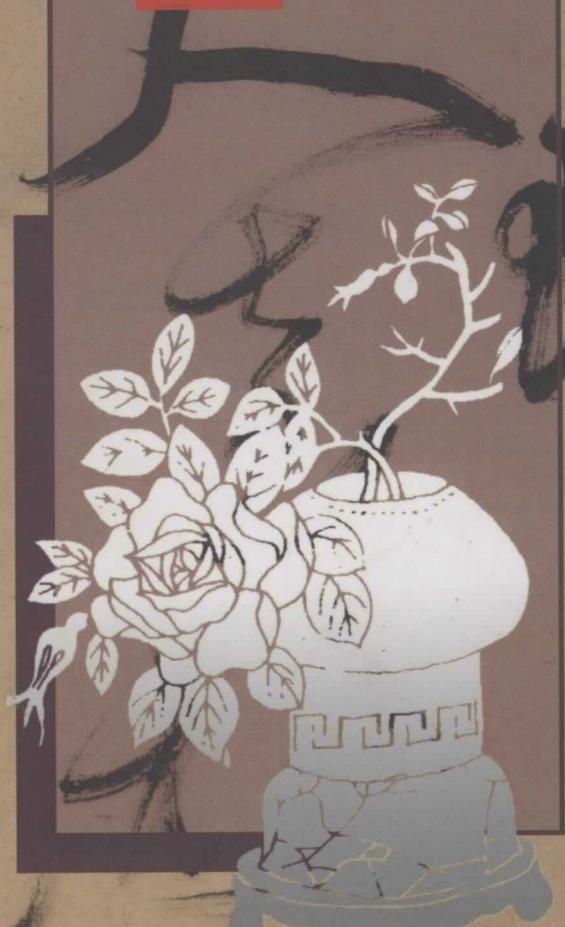
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# 草书二种

## 徐渭

中国法书精萃



## 徐渭及其所书《白燕诗》轴、卷

沈 炳

徐渭（1521—1593），初字文清，改字文长，号天池、青藤道士、田水月、漱者等，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徐氏家族是山阴望族，徐渭生后百日，其父去世，约十岁左右便家道败落。他自幼颖悟，以文才闻名乡里，为“越中十才子”之一。20岁得中秀才后，九次乡试均以失败告终。对于文名满天下的徐渭来说，是无法接受这种屈辱的。他曾为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僚，深得胡的器重。后来胡宗宪因权臣严嵩事变无端牵连死于狱中，徐渭虽回归故里，但终日生活在惶恐之中，以致精神错乱，九次自杀未遂。后来竟发展到误杀其妻，沦死下狱六年，幸得同乡好友张元汴等人竭力保救，才得以获释。此时他已52岁。出狱后他漫游南北，同时进行文艺创作。其晚年多病，鹑居里巷，穷困潦倒，靠卖字画度日，著名的《墨葡萄诗》“半生落魄已成翁，独立书斋啸晚风。笔底明珠何处卖，闲抛闲掷野藤中”，正是他悲剧化人生的真实写照。

徐渭天资超迈，才华绝世，多方面的杰出艺术成就，及至傲岸狂放、愤世嫉俗，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、审美思潮及个人生活阅历密切相关。他所处的明代中后期，一方面是政治的日趋黑暗；一方面是随着农业、手工业的发展，商品经济的繁荣，儒学得以再生，以李贽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影响了大批文人。徐渭的文学艺术创作，正是李贽天真烂漫的“童心说”的忠诚实践者。他的诗文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，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”，“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”（《袁宏道集·徐文长传》）。他的杂剧《四声猿》被推为上乘，堪与当时的戏剧大师汤显祖齐名。他的绘画淋漓豪放，是“青藤画派”的开山大师，对清代的八大山人、石涛、“扬州画派”和近现代的吴昌硕、齐白石等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
徐渭的书法，袁宏道曾有高度的评价：“笔意豪放如其诗，苍劲姿媚跃出……不论书法而论书神，先生者，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也。”对于魏晋以来的书法，徐渭确下过较深的功夫，曾自云：“渭素喜小楷，颇学钟王。”诸如索靖、张旭、怀素、李邕，以及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倪瓒、祝允明等他都有会心。他的广泛关注和取法不是浏览式的浅尝辄止，也没有一味沉湎其中、迷失自我，而是依自家的意气作出取舍。诚如他在《书季子徽所藏摹本兰亭》中所言：“凡临摹直寄兴耳，铢而较，寸而合，岂真我面目哉。临摹兰亭本多矣，然时时露己笔意者，始称高手。”这是他遍学百家而又能融会贯通的高明之处。他于苏轼的浑朴，黄庭坚的苍劲，米芾的潇洒和祝允明的奇纵得力最多。但在其书作中展现出来的，笔笔都是自家本色。坚实的技法基础，丰富了他多变的表现手法。一方面，徐渭是一位狂放任情、不拘俗套的浪漫主义艺术家，有着极强的创作意识；与此同时，仕途的失意，坎坷崎岖的遭遇以及因此而生发的愤恨、躁动、不平乃至绝望又时时折磨着他。笔墨与心灵的撞击，只有在艺术创作中方能得到释放和安抚——“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中宛宛可见”（《袁宏道集·徐文长传》）。他扎根于传统，有技法的支撑，敢于大胆革新，且能尚意气，重情感，直抒胸臆，这就使他的书法有了无穷的魅力。

《白燕诗》共有四首，是徐渭咏物抒情之作，他常常将其写成书法作品。由于任情为之，故虽为己撰，个别文字常有出入。本册所收两件《白燕诗》，一为立轴，一为长卷。行书《白燕诗轴》，长264.1厘米，宽73厘米，纸本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藏。无纪年，但以笔意揣度，可视为天池的晚年后期之作（世存徐渭书法作品绝大多数为50岁以后作，此前作品罕见）。这件八尺巨幛笔势豪放犹如走蛇舞龙，精力弥漫但见满纸云烟。密不透风的章法布势一任自然，全无壅塞憋气之感，奇崛欹侧的字形竟能飞跃跳动。徐渭巧妙地运用“字字侵让，互用位置”之法，挥毫落墨，如有神助，一阵急风骤雨狂泻而下，扣人心弦，勾人魂魄。

徐渭作书固然追求神韵，但他重视技巧，并以此作为支撑，也是十分显眼的。他总结自己学书的经验，撰著了《笔玄要旨》，论述执笔、运笔等书法技巧，内容具体而精微。在创作时，徐渭对传统技巧能精熟地把握，并有他自己的创意。在《白燕诗轴》中，其老辣多变的用笔，则令人拍案称绝。仅举捺法为例，此作捺画有17笔之多，却没有雷同者，特别是纵向或横向并列出现时，更是姿态各异，变化强烈。这有意无意之间一捺，无疑是《兰亭序》中“之”字的滥觞。此作品虽为行书（草字构法仅“上、下”二字），但率意而沉厚的用笔之中，妥帖地融入了草书的笔意，使奔放而凝练的线条兼备了绘画的意趣。可以断言，这是徐渭一件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情感的书法精品。

狂草《白燕诗四首卷》，现存三首。高30厘米，长420.5厘米，纸本，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。亦无纪年，从笔意上看，尚能见得一些祝允明的遗韵，或可视作徐渭晚年的早中期作品。

世称徐渭草书乱头粗服，但此作却不然。所谓乱头粗服也只能是部分作品的风貌。作为狂草，此作节奏强烈，体势飞动疾、狂放夺人，自有一派狂风卷地的气象。然如此长篇巨制，在点画急速环转盘曲，字势纵横交错、跌宕起伏，墨色干湿浓淡自然交替，激情迸发的书写之际，乃能倜傥稳实，纤毫无失，这就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。

徐渭的书名几为画名所掩，但他自己的评价是：“吾书一、诗二、文三、画四。”也许，他将书法视为自己的第二生命，在书法中，他最能无拘无束地“达其情性，言其哀乐”。也许，书法能带给他片刻的憩息和快意。因此，这个“第一”，与其说是自负，不如称之为钟爱。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，明代前期的书坛无疑是沉闷的。祝允明以“奇肆”的书风开启了晚明书坛变革的先河，作为他的后继者，徐渭以其个性的彰显和书法创作的丰富性，赋予书法在视觉上更多的艺术形式和表现功能，并以此影响了其后的张瑞图、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等一大批书法家，掀起变革大潮，终以雄强豪迈的浪漫主义书风，造就了晚明书坛蔚为大观的璀璨场面。应该说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，推进乃至管领书法艺术的发展，徐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。这个“第一”，倘被认作历史性的定位，对于徐渭来说，也是当仁不让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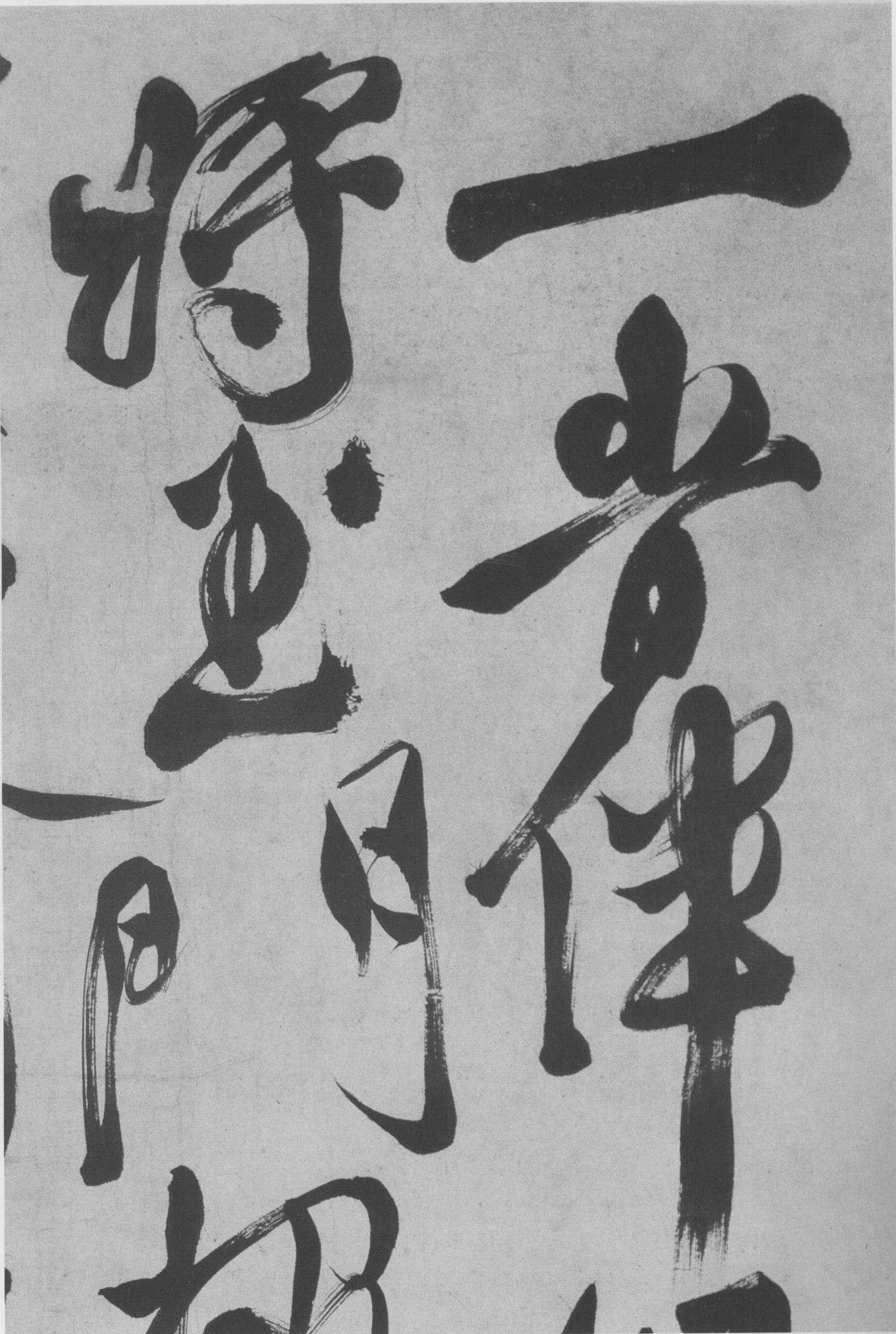
一时伴侣自应非。海路空长遇亦稀。汉将玉门投老入。赵妃雪夜待人归。孤回夏日摇寒色。渐下秋空见羽衣。已识朱门无可托。玉楼天上任高飞。

白燕三 大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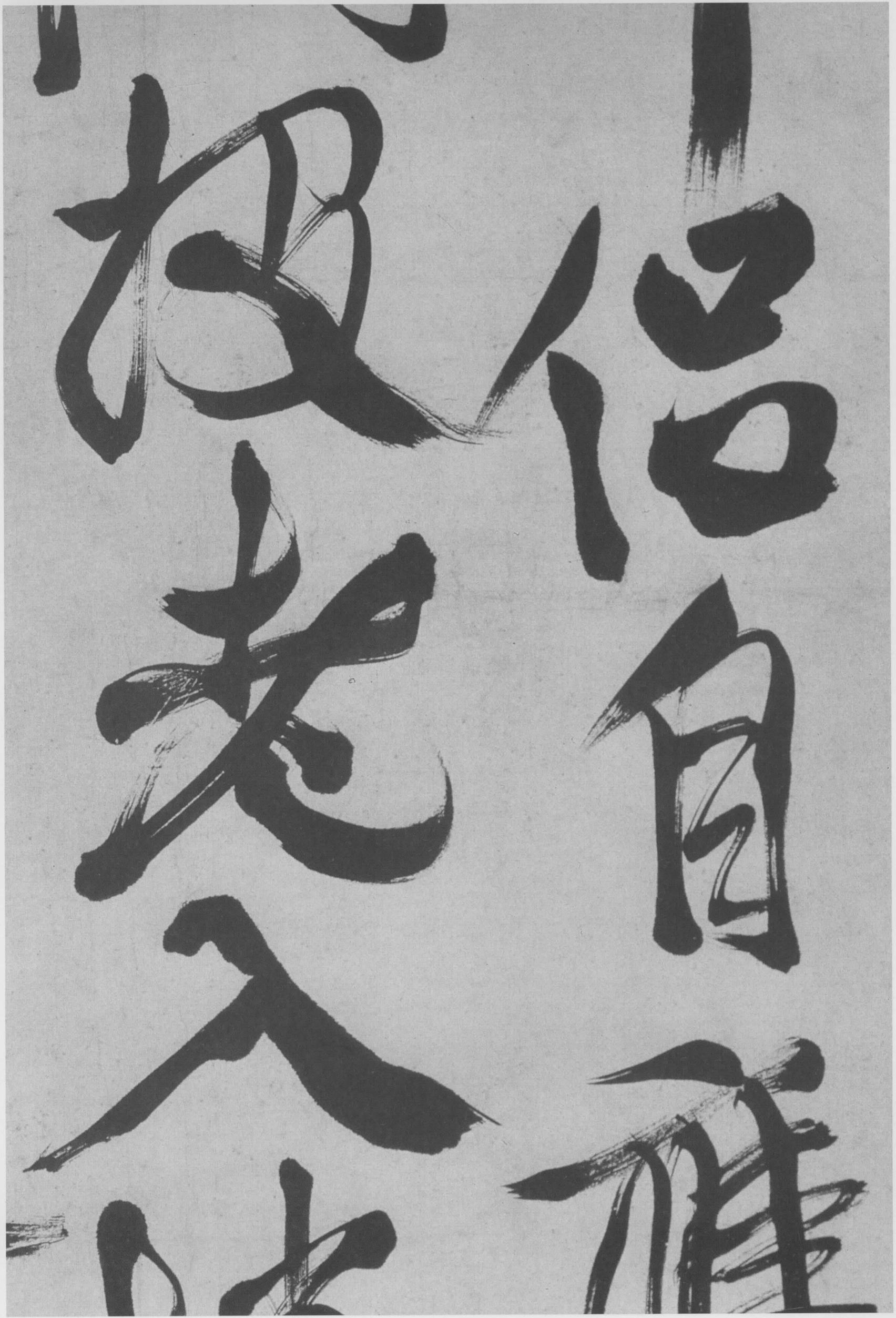
一岁伴侶自應非。海路空長遇亦稀。  
漢將玉門投老入。趙妃雪夜待人歸。  
孤回夏日搖寒色。漸下秋空見羽衣。  
已識朱門無可托。玉樓天上任高飛。  
張廸 夏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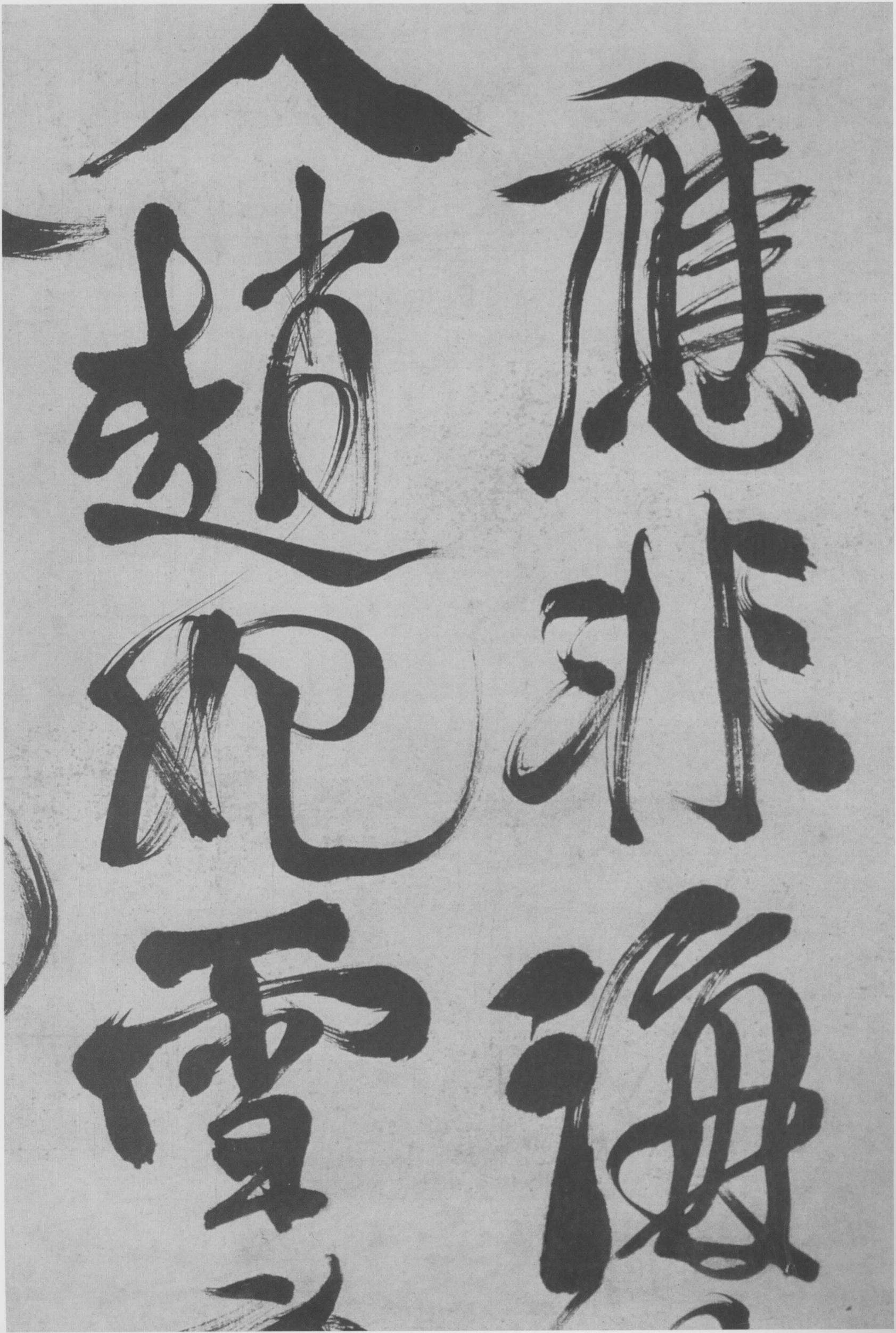
白燕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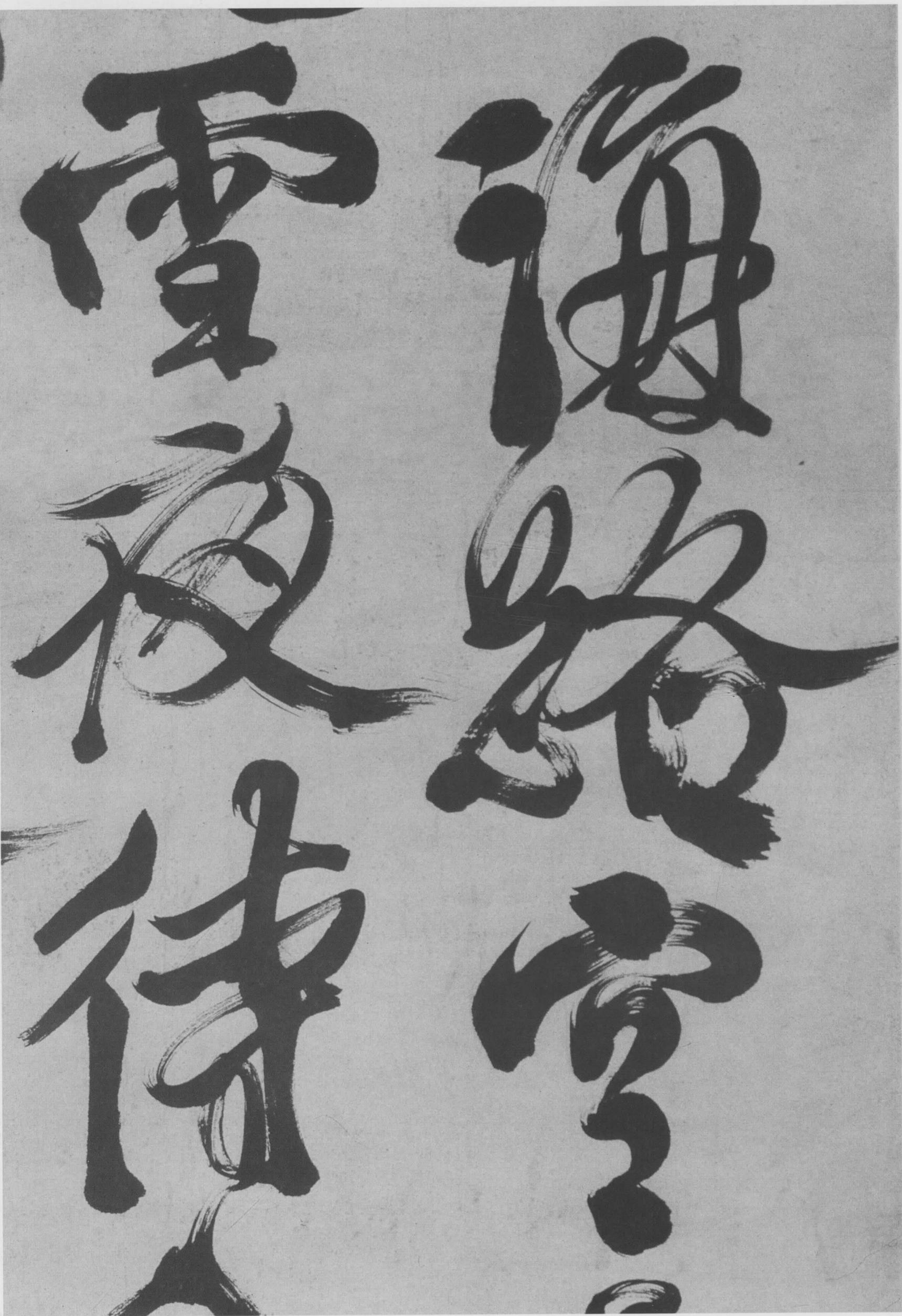
大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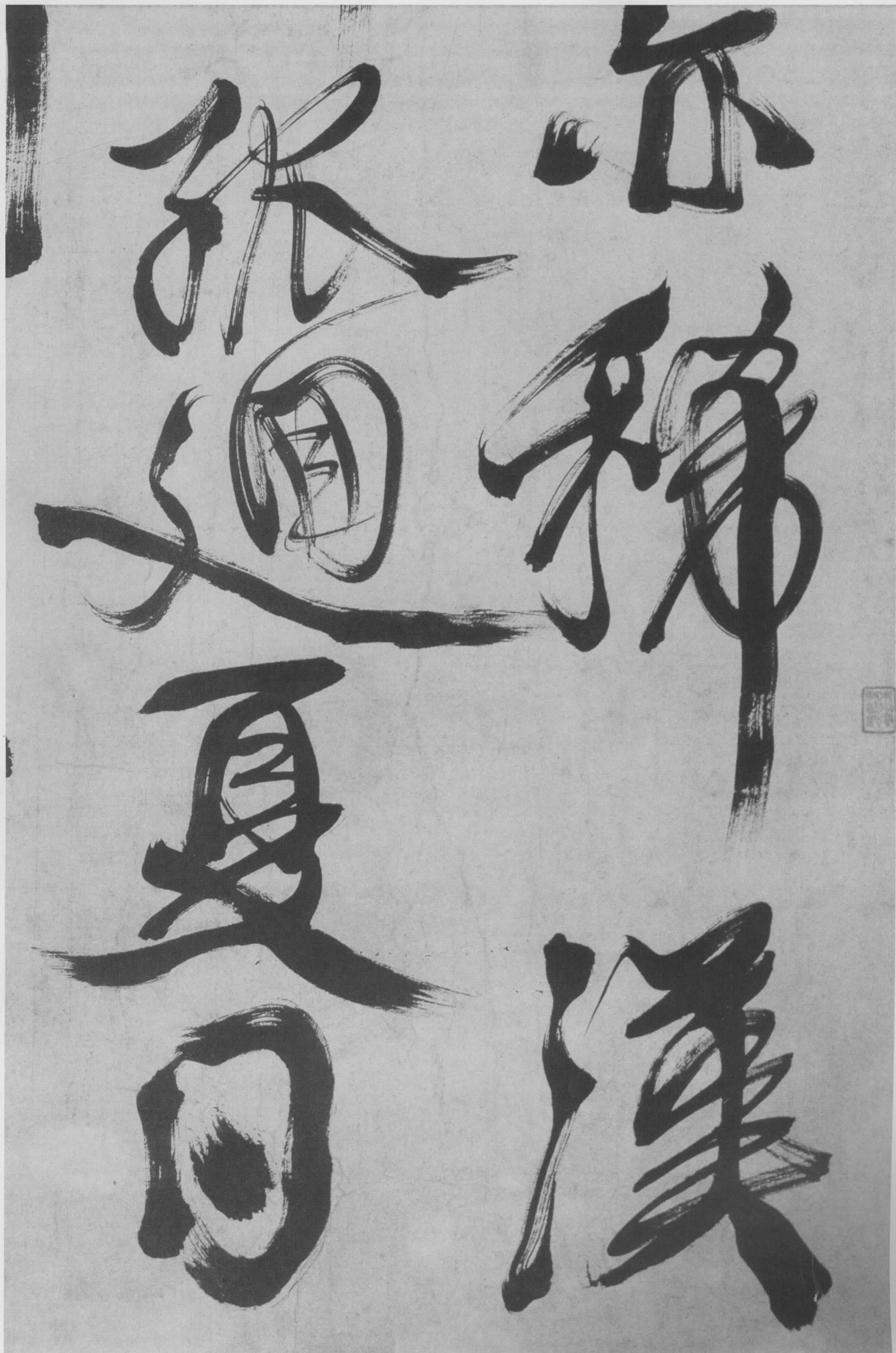
自古投老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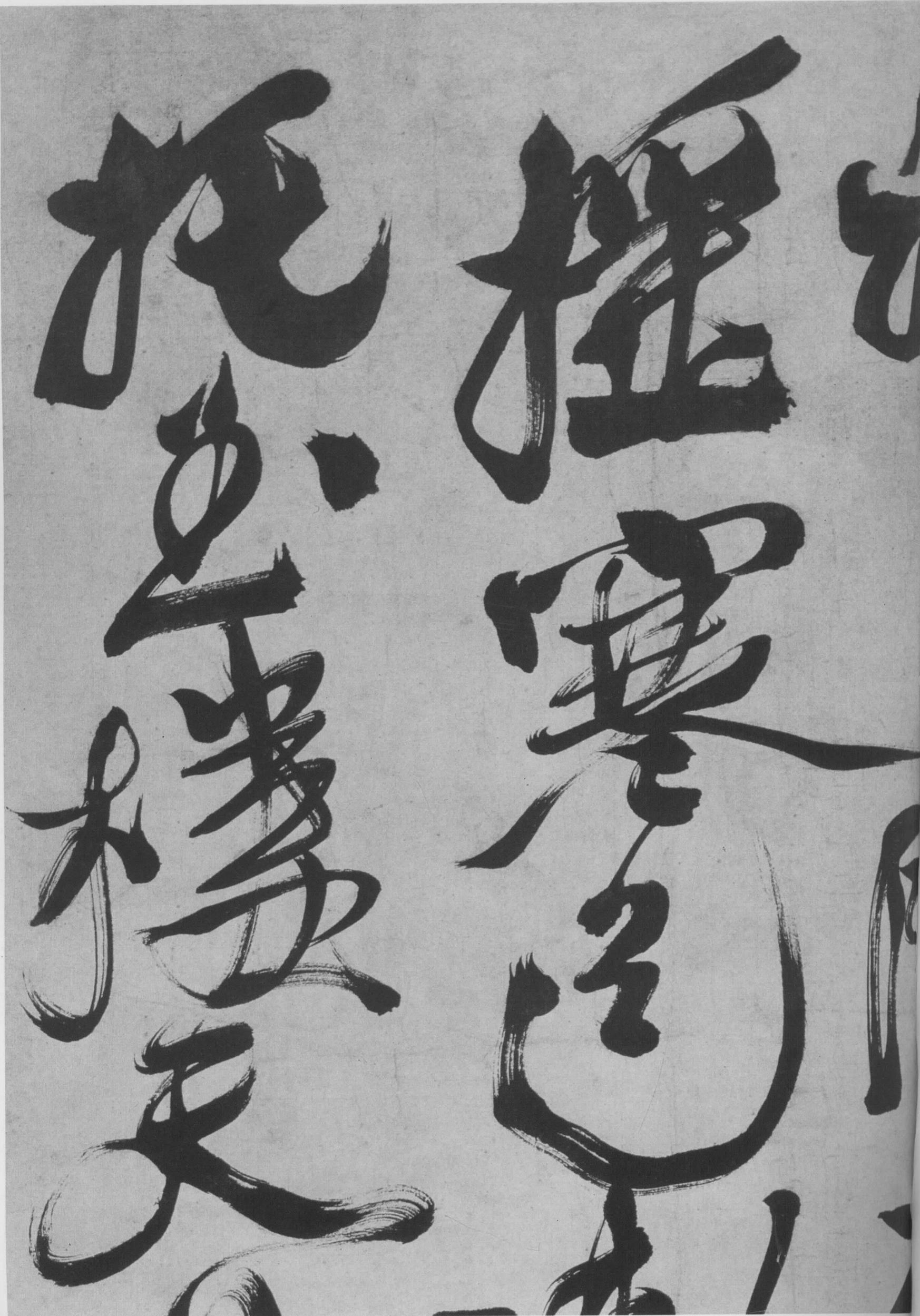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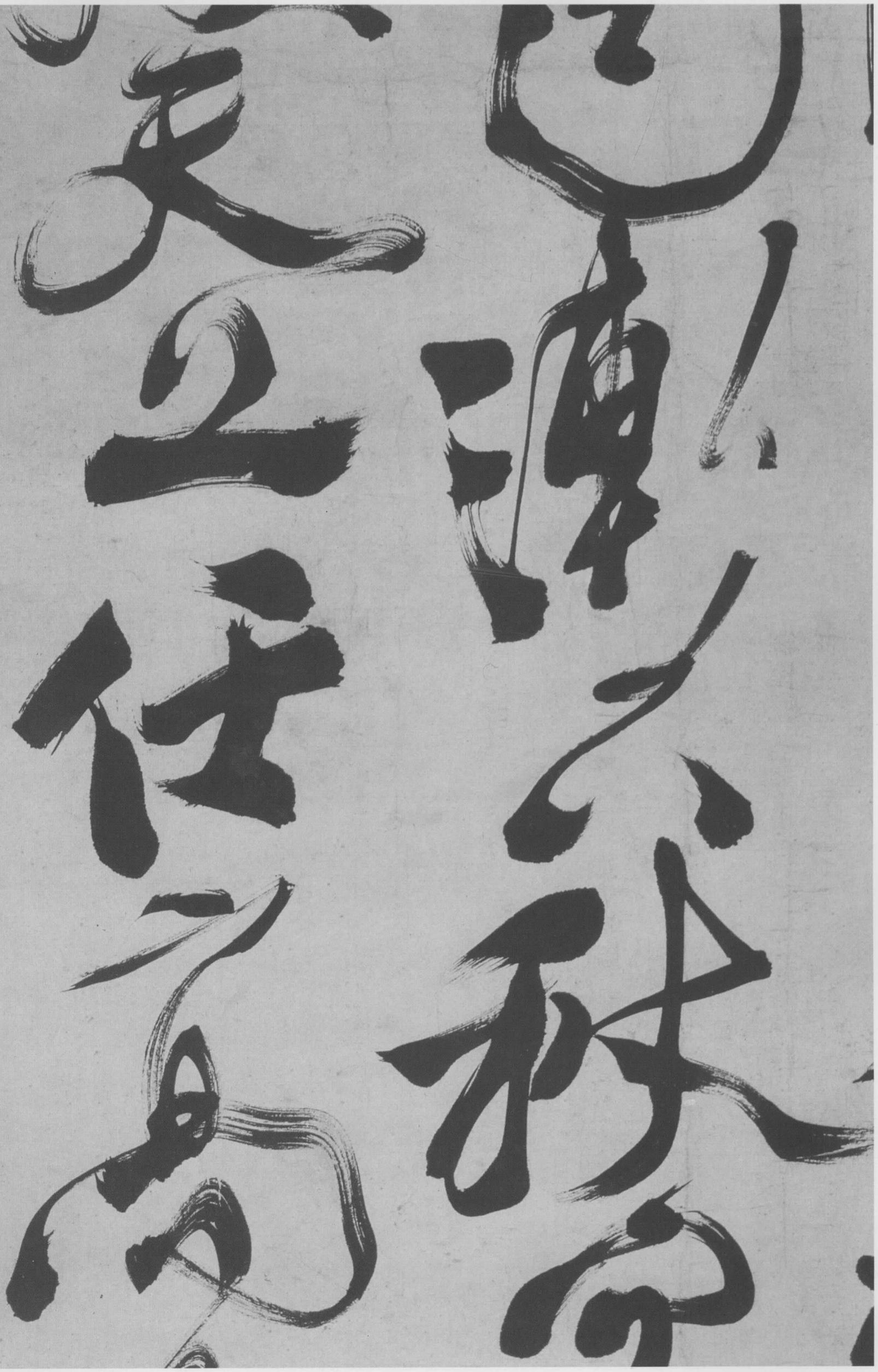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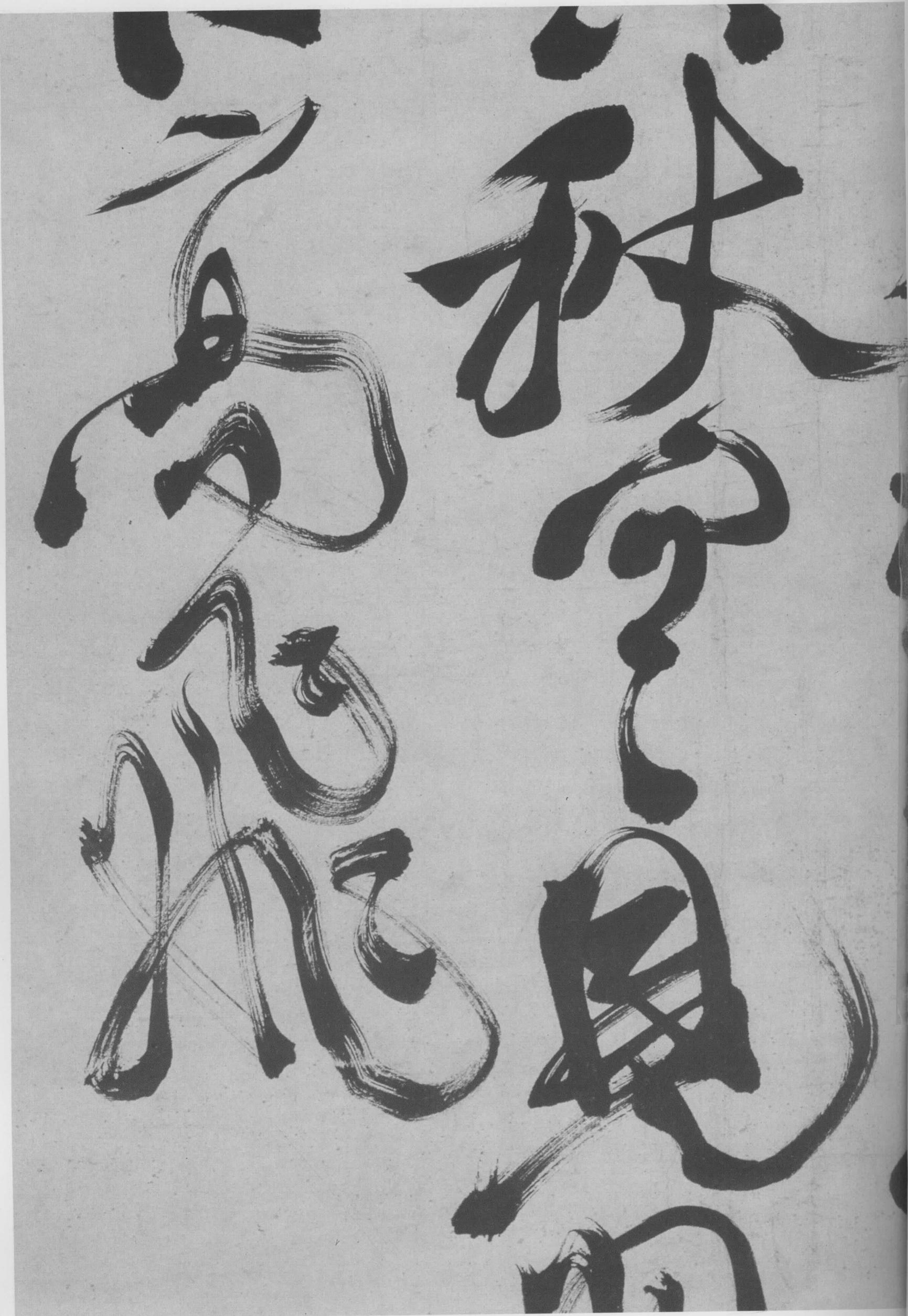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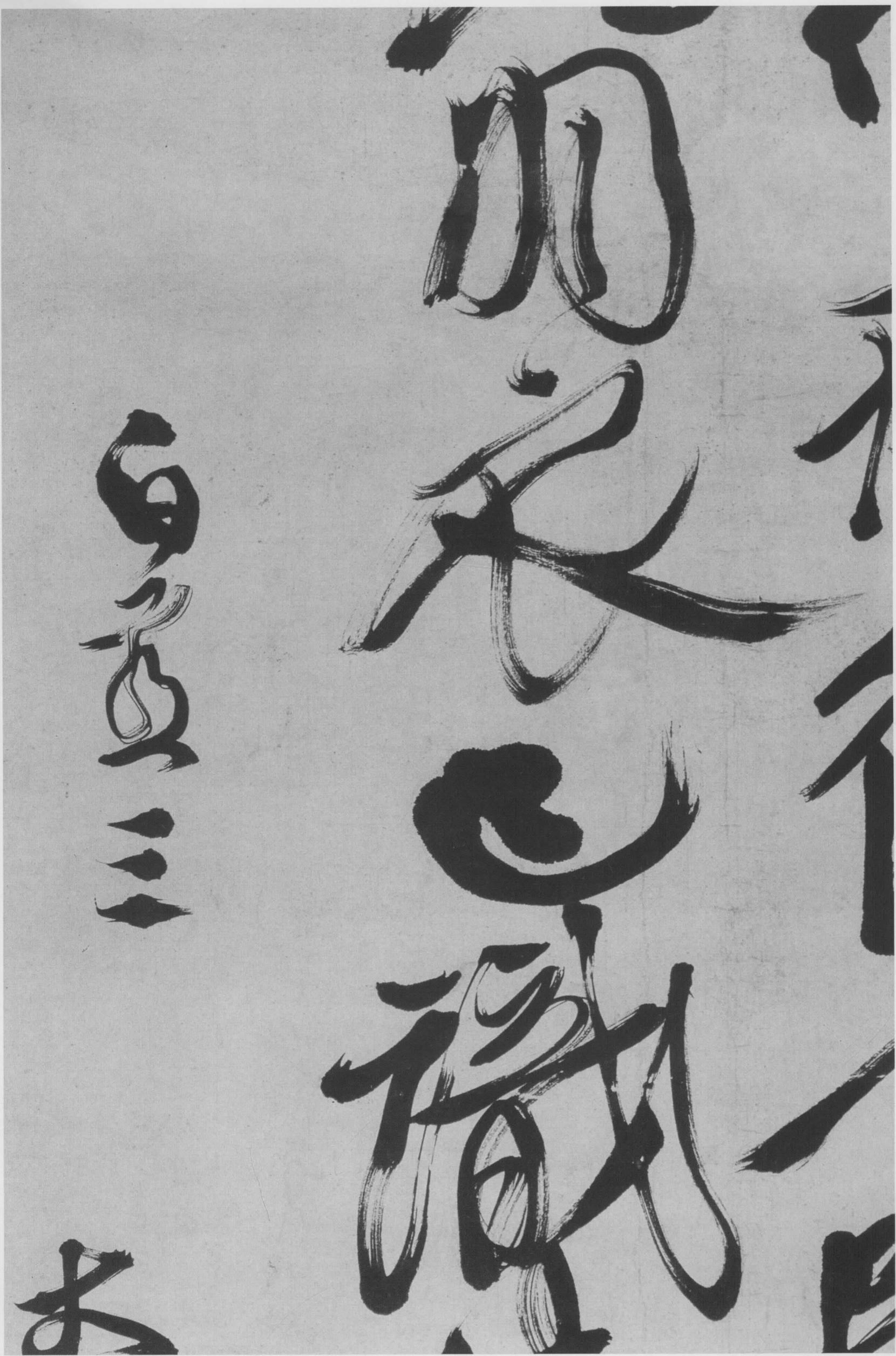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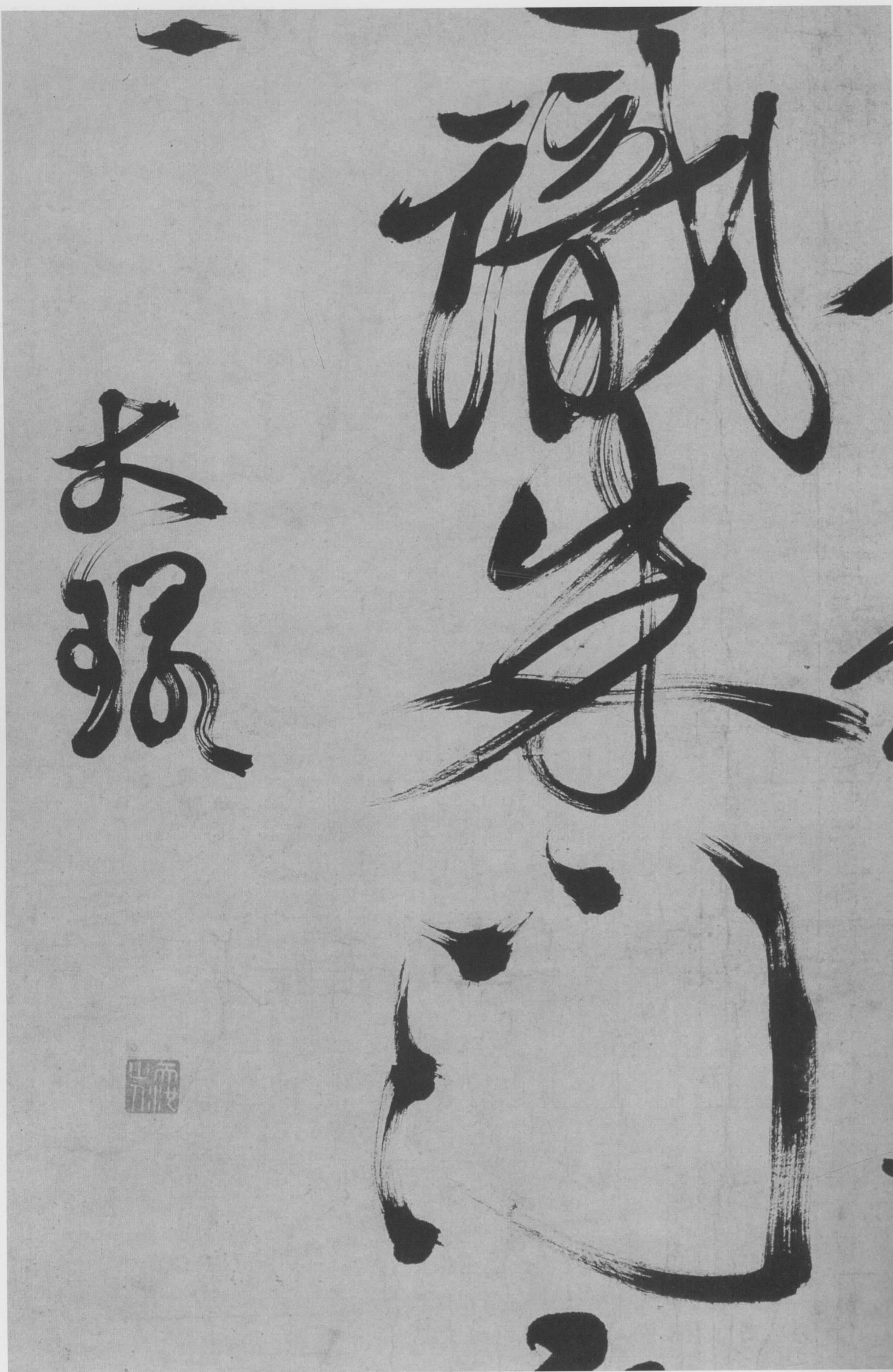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无可



